

程氏醫院一樓南側門不遠處，兩小無猜二號館每天飄著咖啡香，靠近騎樓的外帶區人來人往。

這一年深秋悲涼，第二次的手術結束，眼前終於不再是一片漆黑，潘若安看到了。她看到……像沁涼的月夜那抹躺在地上的影子，一團昏暗模糊的暗影。

嗯，比皮影戲還糟糕一點，又比上次好一點。

……好一點了。

「幾隻？」車聲呼嘯而過，腳步聲來來去去，一個清脆的聲音突然在耳邊。

「群魔亂舞。」潘若安緊握著手杖，止住腳步，提不起勁，笑不出來，勉強撐起聲音，「滾開，女魔頭，妳大姨媽沒心情收拾妳。」

等待了又等待，身邊的同學、朋友，每個人都在往前走，都在朝目標前進，只有她不知道該往哪一個方向走，無法握畫筆，又不甘心從此留在黑暗裡。

但是往來醫院、手術費用，對家裡來說無一不是負擔，這次手術失敗還得等下一次，一次又一次，看不到盡頭在哪裡，她不想成為包袱的，她卻是個包袱。

她今天笑不出來。

「阿語，這隻沒長眼的小蝦在罵你。」高雪嵐兩手抱著她，靠在她的肩膀上，轉回頭告狀。

「罵我什麼？」這個聲音在靠近。

潘若安知道他在靠近，來到身邊，但是卻沒能給她打多少氣，她還是無力，隨他們去鬧。

「她罵你是魔頭。」高雪嵐在她的臉上親了一口又一口。親得她滿臉口水，擦也擦不完的關懷，讓她就這麼站著。

「罰款。」

潘若安的頭頂落下一隻大手揉亂她的頭髮，她知道這兩個人都想安慰她，但她心裡就是堵著，不見天地的黑暗。

「她不給怎麼辦？」

「抓進店裡去洗杯子，從鐘點費裡面扣。」

「怎麼扣，一天洗八個小時也得洗好幾年才扣得完，她家又不在附近，今天把人放回去，就被她逃了。」

「樓上還有一間空房，先關起來。」

「阿語，還是你聰明，就這麼辦。」

潘若安臉上又沾滿口水，還有一隻手在玩她的眼睫毛……她突然從一團昏暗裡看到一線希望，整個人都亮了。

「……我做！」只要給她工作，她什麼都做。

「嘖嘖嘖，月月安，妳大姨媽呢？」高雪嵐站開了。

「剛走了。高如花，真巧在這裡遇到妳，你們店在哪裡，走吧走吧！」潘若安捲起袖子迫不及待上工。

「一點也不巧，妳站在店門口擋住我的客人，妳說店在哪裡？」

「潘若嫚老是把人亂丟……進去、進去，快帶我去廚房，不要在這裡擋住客人。」

潘若安順著聲音的方向胡亂抓了一把，抓到一隻手臂，結結實實的肌肉，一點都不柔軟，不是高雪嵐，他是……

程睿語。

「小蝦，不久之前妳姊才拿著狗鍊經過……我家的病房是按日計算，妳以為逃幾個小時能打折？」

這個動人的聲音貼得很近，落在耳畔，隱約能感覺到他的嘴唇擦過她的髮絲。

「叛徒！」偷摸出病房的潘若安，終於發現這兩個人圍捕她，是在等潘若嫚來把她抓回病房，氣得推開那隻手。

「妳以為披著蝦殼我就不知道妳是泥鰍，還想逃。」程睿語牢牢抓住她，掐她脹紅的臉，笑了。「走吧，我帶妳回病房去，等妳出院再過來。」

「小安子，跪安吧。」高雪嵐見客人在等，摸摸她的頭，先回店裡去忙。

「……真的，雇用我嗎？」

「嗯，剛好缺人手，不過打破一百個碗盤就開除妳。」程睿語摟著她的肩頭，把她帶回醫院。

「呵呵呵……程睿語，你不要害羞老實告訴我，我是不是開始變天鵝了？早就跟你說，我總有一天賽過潘若嫚。」她摸摸自己的臉，感嘆潘家天生麗質難自棄的好基因。

「嗯，妳美，美得冒泡。」

「那你要甩掉那朵花跟我交往了嗎？」

「等妳不再冒泡……再考慮。」一根手指彈她的額頭。

潘若安不放棄，伸手慢慢地勾住他的手臂，慢下腳步拖著他，讓他拖著自己走。忘了是去年的七夕，還是今年的西洋情人節，為了知道自己是不是可以進一步，她終於鼓起勇氣，以壯士斷腕的決心大聲問他……

「喂，程睿語，你跟高雪嵐已經愛到不能愛了嗎？」

「愛到不能愛？妳這顆蝦腦到底裝什麼，問這個做什麼？」程睿語一隻手在她頭頂上摸了摸。

「你不要鬧，這個問題非常嚴肅，事關某人的一生。說！你們到什麼程度了？」

「妳流氓啊？」

她的頭被重重敲了一記，本來還不死心想繼續耍流氓，忽然又聽到他的聲音——

「在感情上我跟雪嵐都是怕麻煩的人，偏偏又老是擺脫不掉麻煩……」

這個尾聲拖得很長的餘韻讓看不見的蝦子也知道自己是那個麻煩，不過潘若安很可以當作沒有聽到，直接讓他過，繼續聽他說。

「所以我和她也算是維持一種共識。雪嵐曾經說，她喜歡舒心舒服的關係，就像我和她，很適合她。於我而言，她也是超越友誼和性別關係的存在。」

潘若安默了默……程睿語，你們算不算是一對戀人就一句話的事，你是不是男人？

「你這個意思是說，你們還不到認定彼此的程度，頂多是朋友以上，戀人未滿？」

「唉……算是吧。妳刨根問底做什麼？」

「唉……我那還不是為了想在某個特定節日送你禮物。」潘若安也是無奈地唉了一聲，可她心底樂翻了，為了程睿語的一句「算是」，她可以聽出那是不再視她為麻煩的一種暗示。

「哪一個特定節日？」這個低笑的聲音很勾人。

「唔……你知道的。」潘若安這下子跣了起來……讓你搞曖昧。

「妳蝦頭蝦腦，想得出來的也就是愚人節。」程睿語掐她肉肉的臉，不想卻摸到小蝦滑膩的臉蛋滾燙，一怔。

「程睿語，你不要小看我，我也是寫浪漫詩篇的高手！」少女情懷悶得拍掉他的手，命令他，「卡，重來，回到『哪一個特定節日』。」

「……哪一個特定節日？」沒來由地，這個聲音突然有了一種誘人的餘韻。

潘若安正惱他的沒心沒肺，下一秒他已經在情路上等她。

潘若安是耍寶高手，她藏著一顆羞怯怯的心，聽到自己心臟快要跳出來的聲音，她緊張慌亂裡，很得意還能找到自己的聲音，昂著下巴說——

「重陽節。」

窗口，烏鴉啼了兩聲，一片寂靜。

片刻之後，一隻大手順了順小蝦子的頭髮。

「喔……那想送我什麼禮物，菊花？我剛才在想……也許今年終於可以收到某人的巧克力，來年情人節身邊有隻蝦陪也不錯，原來是我誤會了……我走了。」

「啊……程睿語，剛才不算，重來！」

「事關某人的一生，機會只有一次。」這個聲音不無遺憾，他雲淡風輕地拿開她抓過來的手。

……這個問題非常嚴肅，事關某人的一生。說！

「程睿語，你耍我！」

有一種關係，它就是撲朔迷離。

潘若安也不知道，自己怎麼就陷進這種關係裡？

唉……

隔年，在櫻花開的季節裡，潘若安已經可以掌握兩小無猜二號館前場跟後場的動線，行走流暢，偶爾還能幫忙收拾餐盤，擦擦桌子。

工作，是沒有問題了。

但是感情……

「愛情，它來得莫名其妙。我想不透，我停不了。他可惱可恨，他可惡至極……」一雙手洗洗刷刷，她扯開喉嚨飆在高音裡。

「一小時加一塊錢，買妳閉嘴安靜洗碗。」店打烊了，高老闆今天早班，拉下門的店裡剩下程老闆跟洗碗工。

「我的美色加上我的歌聲，添個一百塊還差不多。」

「好，妳照不了鏡子，我不怪妳。」程睿語走到她身旁，把她垂落的髮絲塞到耳

後，捲起袖子要幫忙。

「程睿語，你去忙你的，別在這裡礙手礙腳。」潘若安眼瞎心不瞎，不許任何人靠近她神聖的職場，她已經能獨力作業。

「那我先去洗澡。」程睿語拉拉她的瀏海，走開去。

潘若安一怔，輕輕「嗯」了一聲，聽見心中的小鳥在唱歌。

店裡每天晚上十點打烊，潘若安就住在樓上的小公寓，那原本是程睿語自己住的，後來讓給她，他回家去，偶爾留下來睡，就睡在客廳的沙發床。

這幾天他都在這裡睡……是她的春天來了嗎？

等她洗好碗盤，哼著小曲摸上樓，客廳正放著音樂，輕輕慢慢的鋼琴聲，抒情浪漫，潘若安感覺到愛情的腳步近了。

「程睿語？」

「……嗯。」

「在幹麼？」

「……睡覺。」

眼前一團暗影，它還是暗影。

「哦……那我去洗澡。」

「嗯……」

程睿語用行動證明，這幾天他都留在這裡睡，只是因為有員工受傷不能來上班，他從早忙到晚，他只是……太累了，懶得回家。

「愛情——它來得莫名其妙。我想不透——我停不了。他可惱可恨，他可惡至——極！你說愛情它碰上了木頭還會是愛情我就輸給你……」潘若安扯著喉嚨從廚房唱到浴室，一雙手洗刷刷，洗碗、刷身體，她就是停不了高歌解恨。

——睡，叫你睡，我唱給你睡。

偏偏，他還真能睡。

潘若安洗完澡，客廳的音樂沒了，程睿語均勻的呼吸聲自沙發床的方向傳來。

「……程睿語？」

「喂，程睿語？」

潘若安摸著茶几移近腳步，聲音很輕地試探，兩手摸了摸，手指觸到那個沉沉的呼睡聲的主人。

她看不見他長什麼樣子，摸摸看總不犯法吧？

喂，程睿語，你可別在這個時候醒來。

潘若安摸到他溫熱的皮膚，很輕、很輕的觸摸，她又停了停，等了一會兒，沒有動靜……她繼續。

這張臉……雖然沒有她的滑蛋肌，膚質還是很好的，鼻子直挺挺的比她還高，眉毛比她濃，眼睫毛……嗯，她勝。

嘖嘖嘖，這個輪廓、這個線條，不是蓋的，這傢伙其實長得很上相吧？

她聽著平穩的呼吸聲，眼前還是一團暗影毫無閃動……她壓著心臟的心跳聲，手指輕輕的移到那略帶濕氣的呼吸，輕觸他嘴唇……

在莫名燥熱起來的空氣中，他的嘴唇軟軟的，很放鬆……

「喂……程睿語……」

她戳戳他的臉，緩緩低頭湊近他，如果他在這個時候醒來，那一切都只是不小心……真的。

她慢慢、慢慢地貼近那個沉沉的呼吸，「不小心」的碰到嘴唇……因為她看不見，她不知道自己碰到的是……他的嘴唇……

他的唇……溫熱，微微的張著，吐著熱息……吐進她的嘴裡……從此留在她的心裡。

這一刻，不再只是不小心。

這一夜，做了賊的潘若安，失眠了。

翌日早晨，外頭車聲隆隆，她恍恍惚惚，兩頰微微發熱，整個人還有些漫步在雲端的飄然感，猶自出神時，對面傳來聲音。

「……味道好嗎？」

「嗯，軟軟的，還不錯。」

「……好吃？」

「好吃。」

「……那再來一次？」

「好，再來——啊？」

「我問妳，要不要再來一片？」

「哦，好啊……可是我剛才怎麼聽你說……」次？

潘若安的聲音被紙巾抹去。

「沾到了。」程睿語抹掉她嘴角的蜂蜜。「妳說什麼？」

「……我說，我很好騙是不是？這明明就店裡賣的格子鬆餅，只不過多了肉桂味，哪裡是木頭鬆餅？」

「妳吃過木頭鬆餅？」

「聽都沒聽過。」

「那就是了。」

是什麼啊……潘若安一早醒來就有早餐吃，程睿語說他做了木頭鬆餅，潘若安鄉下來的，抱著虛心學習的態度，認真地品嚐了，然後就發現她又被程睿語耍了。潘若安一張臉很悶，心裡很不安，一大早他起來做「木頭」鬆餅會不會有什麼隱喻？莫非……

「喂，程睿語，你昨天睡覺的時候都沒有發現什麼嗎？」潘若安咬了一口鬆餅，壓下狂跳的心臟，她裝著若無其事的問。

「發現什麼？」

潘若安聽著書頁翻動的聲音，想像著坐在對面的程睿語低著頭邊喝咖啡、邊看雜誌的身影……和平常一樣，沒有異常。

「就是天氣變熱了，不太好睡。」這傢伙到底是不是在裝？

「櫥櫃裡還有一件比較薄的被子，熱的話我拿給妳換。」

「嗯……你晚上還睡這？」

「嗯，小江還不知道什麼時候能上班。」

……又不像在裝。

「哦……」好吧，他說是木頭鬆餅就是木頭鬆餅了。潘若安突然發現這個加了肉桂的木頭鬆餅嘗起來還真是有滋有味，像戀愛的滋味。

「妳突然笑什麼？」程睿語似乎剛好抬起頭逮到她在偷笑，語氣很莫名。

「喂，程睿語，我跟你說，昨天有一個客人說我的皮膚好到天怒人怨的地步，這個臉蛋摸起來滑嫩嫩的，簡直就是咬得出水的水蜜桃，就只有你不把我放在眼裡。我告訴你，趁現在我是跑不掉才便宜你。等我重見天日，不一定把你放在眼裡。」潘若安學壞了，她前陣子聽到兩個聊天的女生說自己被搭訕，惹得男朋友緊張，於是她也想讓程睿語緊張一下。

「嗯，好。」可是程睿語不在乎。

「程睿語，我不騙你，真的有客人這樣跟我說。」

「我知道，那個客人心腸好，妳不用太放在心上。」程睿語真的一點都不在乎。

「……你有聽到？」

「我還有看到，妳上班時間一直在跟那位太太聊天。」程睿語就覺得，這隻小蝦真的瞎，當別人跟著瞎。

「……那是我的午休時間。」

「嗯，妳怎樣說都好，員工最大，小蝦出頭天。」

「那我們交往吧。」

「……」這是一個懶得理的沉默。

「你剛才不是說，我怎樣說都好？」

「不包括語言暴力。」

潘若安又想高歌一曲，他可惱可恨，他可惡至極，你說愛情它碰上了木頭還會是愛情我就輸給你！

一個禮拜以後，小江回來上班了。

而程睿語呢……他還是睡在那張沙發床，還是天天餵潘若安吃木頭鬆餅。

所以潘若安這個採草賊愈當愈順手，她還每晚都得手。

這個賊當得太順遂，她都成偷香高手了……你說像話嗎？

潘若安覺得她這個瞎子被欺負得很不像話，這傢伙實在太會裝，她索性一腳跨過曖昧那道牆，自己登上程睿語女朋友的寶座，看誰比較會裝——

「喂，程睿語，七夕情人節那一天我們要怎麼慶祝？」你裝，我看你怎麼再裝。

「怎麼慶祝……我再問雪嵐看看。」

眼前暗影浮動，一個淺淺的聲音，那是咖啡杯輕輕擦過咖啡盤的聲音，他優雅的喝了口咖啡，聲音低沉溫潤，卻聽得潘若安「嘶」的一聲，凍了。

「你……那天要跟她一起？」潘若安聲音顫了，手腳瞬間冰冷，差點連叉子都拿

不穩。

情人節，他要和高雪嵐去慶祝，他們已經從「朋友以上，戀人未滿」進階……了？

「嗯，妳鬼點子多，可以順便幫忙想一想要怎麼慶祝。」

書頁翻動聲，搭著他漫不經心的聲音，卻是一點都不含糊，直接把潘若安從雲端打落下來，打得她渾身冰冷。

「……哦。」潘若安再也說不出一句話來，整個世界都在沉寂死去。

「去年是手工餅乾、特定商品折價券，另外還有會員禮，反應還不錯，今年利潤比去年多，會員禮這部分可以提高金額做為回饋。」

冷泉似的聲音悅耳，慢慢復活了潘若安小世界裡的花朵，慘白的臉聽著、聽著，心頭漸漸亮了起來……

「你說什麼？」

「我說開幕兩周年活動……不然呢？」

就是那麼巧，兩年前的七夕情人節那天是兩小無猜二號館的開幕日。

潘若安被程睿語洗了一場三溫暖，她還是不知道這傢伙到底是不是在裝。

潘若安想問程睿語，你我到底算不算是一對戀人，她也沒了勇氣。

「嗯，我就是問你那天要怎麼慶祝……開幕兩周年。」她聽到自己的聲音恨恨地說。

不然呢？天底下有哪個賊會承認自己是賊，站出來她看看。

「嗯……小蝦，我怎麼覺得妳今天怪怪的？」

你說，到底這傢伙真的是三秒睡過去變成豬，響雷也打不醒他……還是人精？

「哪有，你才怪怪的。」潘若安把木頭鬆餅當成程睿語，一口吞掉洩憤。

「……再來一片？」

「……要再來一片嗎？」

低低的，略沉略冷的聲音，把她從那段青春歲月裡拉回來，潘若安才發現自己一直在看著程睿語，看得忘我、忘神。

眼前的程睿語，沉穩、成熟，比她想像中的還要帥氣，讓她默默臉紅。

她趕緊搖頭，轉頭看向別的地方。

她想，程靜庭可能已經從奶奶那裡聽說了她和程睿語的過去，然後，誤會了什麼。所以，才瞞著程睿語，把她安排住進他家裡。

所以，連程睿語都不知道這對肇事的情侶趁著月黑風高已經跑出國去逍遙，十天後才會回來。

潘若安想，程睿語恐怕也是很無奈，因為這兩人沒有商量，就把她扔給他了。

早餐時程睿語被一通電話叫走，潘若安自己拿著地圖出門去把昨天走馬看花的場地編號，一個早上就坐在幸福一路的馬路邊看人來人往，隨手塗鴉，把自己丟在村子的氛圍裡尋找靈感。

下午，程睿語突然找了過來，把她帶回餐廳喝下午茶。

成雙成對一號館周邊街道巷弄都是攤販和人車，走入餐廳，從吵嚷走入寧靜，寬闊的空間多了一份清雅。

這個餐廳很大，視野很好，聽說外面的景觀臺是熱門的求婚勝地，一位難求，一整年的預約都滿了。

潘若安跟著程睿語從後門進來，一來就直接被他帶進二樓的辦公室。

程睿語讓人送下午茶過來，焦糖蘋果肉桂香的厚片鬆餅和曼特寧，讓潘若安那顆易感的心又禁不住暖熱起來……他還記得她喜歡的口味。

潘若安瞥他一眼，他在茶几對面坐下來，端起咖啡就擺酷了……他坐在那兒不言不語不動如山帥得像雕像，直接就把她當擺設，這個氣氛——僵啊。

「這裡環境真好，能夠把這麼多遊客帶到這種高山上來，帶動地方經濟，你真有本事。」她這個人啊，就是一團和氣，一朵祥雲，源源不斷的歡樂源頭。

……不過這山高啊，難攀。

「昨天我跟著李村長在村裡繞了一圈，大家都在誇你，那時候我還不知道是你，想起來真開心。」

……終年冰山，不融就是不融。

「你都成傳奇人物了，奶奶也真是不夠意思，提都沒提過，應該分享一下嘛，我們什麼交情，對不對？」

程睿語終於抬頭看了她一眼。

潘若安趕緊接著說：「虧我上個月回家還跑去跟臭師傅炫耀，待在竹舍惡補了兩天，她明明就知道我要來這裡還是不露口風，你說她老人家過不過分？」

「妳自己不聞不問，還怪奶奶？」

他一句話就把她噎住。

潘若安雖然瞎過幾年，這點眼色還是有的……看他那張冷臉，陰晴不定的，潘若安覺得自己又開始洗三溫暖了。

「程睿語……你還在生氣？」軟弱的聲音，她心跳加快，不由得又升起希望，不由得就是想要靠他更近。

「我為什麼要生氣？」程睿語看著她，反問她。

潘若安被他注視著，突然就緊張了。

她張了張嘴巴，嚅囁一會兒，才鼓起勇氣，「我當初……跟你說了那些話……」

「那不重要，都已經過去了。」

他打斷了她，用的是一種決絕的口氣，斬釘截鐵的，毫不猶豫斬斷她未了的餘情，冰冷的砍斷她的妄想，又一次潑醒她。

原來只有她一個人讓那些話生了根，深植在腦海，無意義的自我折磨……

程睿語……我想，我重見天日那天，我們不要見面。

如果我能看見……暫時，都不要見面。

我們不要約定，你也不要等……說不定哪天我突然喜歡上別人了……那不是很困擾嗎？

程睿語……保重。

她最後只聽到他沙啞的一聲……

……嗯。

嗯……還是「嗯」。

當她一個人徘徊在原地，原來他早已經轉身走開，走遠去了。

潘若安手指冰涼，兩手摸著暖熱的杯身，還是止不住一股冰冷。

她其實好羨慕程睿語，做人就應該像他這麼灑脫……

那些她說出口的話，她也應該要有承擔的勇氣，學他一樣，轉身不留痕跡，做一個瀟灑的女人。

一陣的沉默，她趕緊把咖啡喝完。

「那你忙吧，我……」她低頭看時間，有些慌亂地起身，想趕緊回街上工作。

「早上畫的？」程睿語彷彿沒有注意到她的動作，傾身拿過她的畫本，隨手翻看。畫本裡，有他熟悉的巷弄，還有他認識的人，場景寫實，人物栩栩如生，她的素描底子強，繪畫功力是經過奶奶認可的，實力不在話下，只可惜眼睛受傷空白了那幾年，如今她的眼睛已經再不可能如同常人還有糟蹋的本錢……

「嗯，還沒有具體想法，就隨便畫一些東西。」潘若安屁股一抬，看他一眼，又默默落坐，默默看著他翻畫冊，看著他的手……手指修長，動作優雅，一頁、一頁，紙頁的摩擦聲，翻的是她的畫，翻起的卻是她的回憶……曾經幻想過無數遍的手，真是好看。

「……隨便畫，畫了這些？」

潘若安眼睛一溜又回到他臉上，瞅著他直看。

她左思右想，實在想不出來他這不冷不熱的口氣是在誇她還是損她。

「你也知道，我這個人使命必達，卯起來的工作幹勁那是不在話下，很快，包你滿意的。」就算現在不滿意，聽我這麼說總應該會滿意。潘若安在想，她口才真是好到沒話說了。

程睿語緩緩抬起頭來，深深看了她一眼。「妳以後每天下午都到這裡來報到。」這個話，真是簡潔有力。

潘若安心想，多年不見，這個程睿語愈來愈高竿了啊，佩服佩服……

「為什麼？」她只好直接問了。

「我要看妳的進度。」程睿語起身走到書櫃前。

「……每天？」潘若安皺起眉頭，原來剛才是在損她。

「有困難？」

他背對著她，在一整面牆的書櫃前不知道在翻找什麼。

潘若安對那個好看的背影流著口水，眼球跟著他優雅的手指移動，差點又看得忘我。

她揉了揉眉心，提醒自己不要花癡，「不是……程睿語，你現在是大老闆，我想你可能貴人多忘事，我借住在你的屋簷下，我們不是每天都會見面嗎？你要看進度不用讓我多跑一趟吧？」

「妳是奶奶的徒弟，我又不反對奶奶推薦妳，等於是擔保妳有這個能力了……妳

還要我下班以後花時間在妳身上？」

這個口氣在潘若安聽來是這個樣子——妳現在端的是我和奶奶的臉，我是內舉不避親了，但是妳看看妳這個畫，我不想百忙中抽出時間來盯妳都不行，妳還敢挑三揀四，難道還要我配合妳的時間！

「……不敢。」潘若安看見程大老闆那個高高在上的背影一寸一寸在抽高茁壯，頭上還長出兩隻角來，最後形成無比巨大的惡魔黑影朝她壓過來，連聲音都變得陰森森、冷颼颼的不再悅耳，天才大畫家無形中被打壓，縮成小畫家，默默在心裡翻桌。

「這些妳先看看。」程睿語拿了幾本雜誌回來，往茶几一擱，順手拿起咖啡壺往她的空杯裡注滿。

「咦，幸福村還有發月刊啊？」潘若安的目光被吸引過去。

「嗯，發行兩年多了，我辦公室裡只有這一套，別帶出去。」程睿語端著自己的咖啡回辦公桌。

潘若安本來是想趁著天色還早再去外頭繞一繞，把月刊借回去等晚上有空再看，聽他這麼說，只好繼續坐下來了。

不過……辦公室裡都是這個養眼的男人散發的賀爾蒙，這是要怎麼靜下心來翻閱幸福村的歲月啊……

潘若安翻一頁就看他一眼。

連續看了好幾回，程大老闆他在辦公桌那頭很忙碌，根本已經忘記她這個小人物。說不上來的失落還是一種解脫……於是她緊繃的神經慢慢的鬆脫，整個人也愈來愈放鬆，最後把下午茶和幾本月刊都放在隨手可及的地方，躺靠到沙發椅背上，邊吃邊看……

等程大老闆抬起頭來時，看到的就是蝦子在中間，托盤和雜誌散在兩邊，一雙蝦腿還很悠閒的在茶几上搖晃，比老闆還要大牌。

程睿語皺起眉頭，看著她的眼神愈來愈複雜。

人在眼前。

心呢？

她的心又在哪裡？

……五年來不曾聞問，不曾想見。

他又何必再問。

來到幸福村一個禮拜了，早餐都是成雙成對一號館的廚房直接送過來，兩人份。

潘若安進來吃早餐時，窗口那張長長的木頭餐桌已經有人。

晨光，模糊了那個男人的身影……

「喂，程睿語，我們打個商量，你洗澡前先通知一下，不然記得鎖門行不行？」

她若無其事走向冰箱拿優酪乳，背對著餐桌，滿嘴抱怨。

因為昨晚睡前刷牙又不小心闖了浴室，看了不該看的，把潘若安羞得一晚沒睡

好，一早沒精打采晃進廚房，目光下意識的躲開了他。

她也實在匪夷所思，如果看見的是「西門」還有話講，怎麼一閉眼都是這個男人，偏偏還是他赤裸裸的模樣。

到底她出了什麼問題，好好的彩色人生搞成懸疑科幻片？

跟這個人每天生活在一個屋簷下，張開眼睛、閉上眼都是他，她實在是很錯亂。她也不敢跟程睿語說，她閉上眼睛會看到他的裸體，都已經看成習慣……面對本人，不是她想盯著看，是她自己也搞不清楚狀況，她也很難堪啊。

……看他那個眼神都已經把她當成色女，她真是啞巴吃黃連，有苦難言。

「咳咳咳，真想不到……短短幾天，妳已經把我們神祕低調的程老闆攻陷，連身體都看光了，出手可真快啊，佩服、佩服，沒想到妳一來幸福村，幸福就來臨，真為妳感到高興。」

潘若安正仰著頭灌優酪乳，被這個聲音嗆到一口噴出來，驚嚇地回過頭去。

「早，準備什麼時候改嫁啊……杜太太？」餐桌對面坐著一個粗獷黝黑的男人，手裡一杯咖啡喝得很悠閒。

潘若安下巴都嚇掉了，本來還跟個遊魂似的臉這會兒全嚇醒了。

「你們認識？」程睿語拿了一個牛皮紙袋進來交給阿溪，在他身旁拉開一把椅子，轉頭問他，「你剛才叫她什麼？」

阿溪已經聽說了，程老闆叫祕書把會議和行程都挪開，每天下午都和他的蝦子關在辦公室裡，那扇門關得緊緊的，這個化不開的濃情啊……

不用說也猜得到這兩人是已經什麼話都說開，成雙成對了。

阿溪笑著轉向程睿語正要調侃兩句，卻毫無防備的撞上程老闆那張臉陰沉沉結了一層冰，哪來一點受過愛情滋潤的模樣？

阿溪瞬間爆汗發現……過去猛浪打來仍若萬年磐石淡定如斯的程老闆，原來只是不曾被踩到點。

這下好了，他一腳踩下去，整個背都濕了，還找不到自己的聲音……

「他叫我杜太太。我剛來的時候在露營區跟這位大哥見過一面，聊過幾句話……當時我還不曉得你們這麼熟，我就是覺得奇怪怎麼大哥這麼熱心幫……」潘若安坐到程睿語對面，伸手拿厚片吐司，嘴裡嘀咕。

「潘畫家，我叫劉溪，猴子的同學，家裡是開快餐店的，幸福快餐店，妳知道吧？以後進去儘管報我的名字記我的帳，大家交個朋友，別跟我客氣。」阿溪火速打斷她的叨念。

潘若安抬起頭，瞧見他又是陪笑，又是擠眉弄眼，把她看得一頭霧水。

怎麼了，他好心幫程睿語打形象廣告，她好心幫他邀功，有什麼不對？

她想了想，回想他在露營區那些話……

……千紙鶴……傳說摺一千隻紙鶴能夠實現一個願望。

……成雙成對一號館餐廳門口有一面牆，牆上貼滿婚紗照，每一張幸福見證，那是傳說中的程老闆透過這份喜悅來收集……他的千紙鶴。

……他盼著牆上貼滿一千對新人的幸福時，他深愛的女孩能夠回到他身邊。

……杜太太，感人嗎？

她想到了，他說自己是猴子的同學。

也就是說，這個劉溪和那對「肇事逃逸」的情侶是一夥的。

於是潘若安就懂了，劉溪大概是從那對情侶那裡聽說了她和程睿語的過去，不曉得怎麼回事就誤會了程睿語在等她，也跟著熱心地穿起「我愛紅娘」的背心，背著程睿語瞎編了一套浪漫故事，想把她誑回程睿語的身邊。

這會兒在當事人面前，他是怕她抖出來，惹惱程老闆，抬出自家餐館來收買她了。潘若安明白了，點了點頭，叫他安心。

「妳結婚了？」

雖然弄懂了，但是當她聽見這個悅耳的聲音出現一絲緊繃，回眸迎上程睿語的目光，卻撞進兩片刀鋒時，潘若安想，她還是被劉溪編的那套浪漫傳說給影響了。

「還沒，那天跟我一起來的還有一個男生，他臨時有事沒辦法留下來。因為我跟他開一輛露營車，一起走過很多地方，走到哪兒都被叫成夫妻，剛開始還會澄清，後來想想大家萍水相逢，再見面的機會不多，久而久之就懶得再浪費唇舌了。」潘若安乾吞著吐司，聲音乾乾的，心臟一跳一跳，沒想到這些天來她是多麼努力在做一個瀟灑的女人，卻又這麼輕易破功。

可惱可恨啊！

「還沒是什麼意思？妳跟他是什麼關係？」

劉溪坐在一旁恨不得自己沒來過，從來不知道程老闆也會挑人語病，追問得這麼緊，還用那種死氣沉沉的語調，前所未聞，他頭皮發麻，對自己不小心引爆的戰火侷促不安。

「……那你現在問這些，又是什麼意思？」

劉溪冷汗掉下來了，看著兩人互相瞪視，場面一觸即發，他心驚膽跳，深怕這一對當著他的面吵起來。

就這麼一來一往……突然沒了聲音。

廚房安靜下來，太安靜了，已經到了劉溪一滴冷汗滴落都能如雷響的地步，他僵硬不敢動……

片刻以後，風吹來。

「我這裡有的投影片全在裡面，你再找找看有沒有需要的。」程睿語轉頭對他說。聲音低沉溫潤，一如往昔。

劉溪忽然有點錯亂，彷彿程老闆剛才的失控僅僅只是他的錯覺。

「好，我回去看看，下禮拜我再拿回來還你。」不管如何，他還是趕緊推椅子站起來。

「沒關係，不急。」程睿語起身陪他到門口，等劉溪走了，他也沒有回到廚房，直接就到餐廳去了。

潘若安還一個人呆坐著，一臉的沮喪……這「瀟灑」兩個字，筆畫還真多，要等她寫完，不知道還要費多少年？

她苦著臉把早餐吃完，收拾乾淨，出門工作。

潘若安走出院子，又拖拖拉拉瞥向右側那條林蔭小徑。
她和程睿語每天早上都在這裡分開，她騎著餐廳借來的機車往村子裡去，而他總是留給她一個美麗的背影，踏著優雅的步履穿過綠油油的小徑。
那是通往餐廳的方向。
目光放遠，潘若安驀地想起那段往事——

穿過歲月，來到兩小無猜二號館，這裡寫著她的黑歷史，彩色青春。
她，二十歲了。
隔了兩年才等來的第三次手術……她已經不知道還有沒有勇氣再接受第四次手術。
無論她如何掙扎，她都只能夠接受……手術再次失敗的事實。
無論如何，日子，還是要過下去。
咖啡館廚房，杯子碗盤，還是她的天地……
「小蝦，我已經告訴妳沒有加班費，妳又跑下來做什麼？」趁著廚房剩下一隻蝦，程老闆走進來。
因為手術而請假，潘若安明天才開始上班。
「反正我待在樓上也沒事做，我就不跟你算加班費了，你論件計酬給我。」潘洗碗工那張走魂的臉有點臭，跟老闆討價還價，口氣比老闆還要大。
「怎麼論件計酬？」
這個悅耳的聲音難得的溫柔，吹在潘若安的耳邊，那是如詩如歌，情深意濃，讓失魂落魄都不得不歸位。
「……程睿語，你打算對我好啦？」她飄飄然的嘴角微勾。
「我什麼時候對妳不好了？」
聽聽這個無辜的聲音，潘若安皺皺鼻子，忍不住又想生氣。
「你哪時候對我好過？老是在我面前跟高如花搞曖昧，想氣死我；叫你情人節跟我過，你還是要拉高如花，人家是女生當睡美人，一吻就醒了，我便宜你，給你當睡美人，死也吻不醒；我到現在還妾身未明，搥心肝搥到都爆肝了，你這也叫……」她刷著杯子，終於嚥不下這口氣豁出去跟他攤牌了，忿忿地數落著，突然感覺到有個溫溫軟軟的東西貼在臉頰上，那個觸感……
好像是他的嘴唇……程睿語吻她了？
「心情好點沒？」他靠在流理臺邊，輕輕搔弄她又長又捲的眼睫毛。
潘若安怔了怔，被他這一問，強壓的一股濃愁瞬間滿出來，一次又一次的失敗，眼前黑茫茫，怎麼睜開眼睛都看不見，她以後該怎麼走……
喉嚨一股酸澀，她開不了口，只好安靜的洗杯子，不到一會兒，有一隻手掌托住她的後腦杓，她呼吸一熱，嘴唇被堵住了。
這一年來，程睿語幾乎都睡在樓上客廳裡，他總是睡得很熟，而她……好像也把他吻得很熟了，所以對四片嘴唇相貼的感覺並不陌生。
只不過，她的吻都是輕輕淺淺的，帶了那麼一點捉弄的味道，頂多氣不過時惡狠

狠地咬他一下，不曾像程睿語這樣強烈而直接的探入嘴裡，像要把人吃掉似的緊緊地吻住不放。

她被程睿語愈吻愈深，被吻得腦袋缺氧，除了他，無法再裝進更多的東西……去想多餘的東西，她再也分不清兩人之間那股火熱的氣息是自己的呼吸還是程睿語的……

終於，他把她吻夠了，才揉著她肉肉的臉頰，輕掐了一下放開她。

「有我幫妳看路，還不夠嗎？」

這個聲音，很甜，甜到蝦子的心坎裡，把愁緒都掏光了。

「……就算我一輩子都只能給你洗碗？」心暖暖的，陽光出來了，受到滋潤的蝦子喜孜孜地復活了。

「妳還可以洗杯子。」一隻手又掐在她少了幾兩肉的臉頰上。

「我還可以給你洗澡。」潘若安一蹶起來那是百無禁忌，舌頭管不住，結果她說完就聽不到程睿語的聲音了。

這隻蝦子嘴上吃到豆腐，贏一回合，樂呵呵的笑了。

「……開心了？」這回合，程睿語讓給她。

「程睿語，剛剛那是定情之吻，是你自己湊過來，你不許再耍賴。」潘若安是開心了，她嘴角揚得老高，下都下不來。

「妳要論件計酬，我連肉都賣了，妳還要我把心掏給妳，妳有那個胃？」程老闆說他剛才是手上沒現金，只好出賣美色補貼。

「一碼歸一碼，是男人就乾脆一點，快把我認了。」潘洗碗工是錢也要，人也要，胃口大得很。

「妳還是小蝦，等妳長到龍蝦那麼大，養大了再說。」程睿語嘆了口氣。

「你吻都吻了，還想養多大？」

「妳哪一隻眼睛看到我吻妳？」

「……程睿語，你踩著我的傷口過，還不跟我牽手，我要跟你分手。」

「妳想清楚再說，要分手，還是要跟我出去走走？」

「我要牽手！」這隻蝦被糊弄到也成精了。

低低的笑聲傳來，考慮了一會兒，他終於鬆口。

「滿手泡沫，怎麼牽……」

小蝦趕忙丟下碗盤，洗淨雙手，伸向程睿語。

那天，他們牽手了。

兩人公開交往，第一次的約會，她牢牢抓著他的手，無論如何都不鬆開。

那一天空氣裡有青青草原的味道，迎面而來的風很舒服，時不時夾帶著他的呼吸，他的氣息，他的暖意。

他像春風吻上她的臉，吹散眼前的黑，心底的涼。

那一年，他也許是心疼她，處處呵護著她，連放假也陪著她回家，和她出雙入對，成全了她的牽手。

潘若安緩緩收回目光，不敢再回想，不敢再看向那條林蔭小徑，那是通往成雙成對一號館的方向，那裡有著高如花的夢想，也是他在的地方。

說好不再等，說好放手的人是她，也許她是不該問……

那你現在問這些，又是什麼意思？

可是先起頭的人是他，不回答的也是他……

可惱可恨——偏偏懊惱的人是她。

「……潘若安，加油！」

潘若安狠狠的把腦袋一甩，揹著畫具去工作。

來這裡一個禮拜，只有這天下午她沒有去他的辦公室報到，他也沒有找她。

她就坐在幸福快餐店外頭的那面牆邊畫草圖，不知不覺日落黃昏。

當天色暗下來，快餐店阿姨出來招呼，叫她進去吃飯。

她想起劉溪，跑進去吃飽喝足，叫阿姨一定要記劉溪的帳。

吃了一頓免費的，消了一肚子烏煙瘴氣，就是一個字——爽。

「杜太太？」

「嗨，好久不見……」

暗夜裡，只剩下星光，一個夜歸人踩著輕快的步伐踏進院子。

「春風它吻上了我的臉，告訴我現在是春天……春風處處花爭艷，別讓它謝了一年又一年……春風吻上……」潘若安差點吻上一堵牆，往後一退看清楚，原來不是牆，那是硬得跟牆一樣的胸膛。

天上雲遮月，程大老闆的臉跟暗夜一樣黑。

「知道幾點了？」程大老闆親自等門，等到臉都黑了，正要出去找小畫家。

潘若安低頭看錶，但是光線太暗，她順著窗口那點光繞過他去看錶。

「剛好十二點，真準。」她推開門，加快上樓的腳步。

「去哪了，這麼晚？」陰森森、冷颼颼的嗓音，如影隨形緊跟在小畫家身後。

潘若安感受到來自背後的壓力，想想自己沒有程大老闆的腿長，與其被堵在樓梯口那個狹窄的地方盤問，還不如自己擇一塊風水寶地，這個客廳夠寬敞、空氣也比較好，於是一個華麗麗的轉身——

「巧了，我遇到前陣子認識的朋友，今晚在露營區紮營，他們剛好到村裡買啤酒，拉著我一塊兒唱歌賞月，盛情難卻，我就跟著去了，沒想到我的歌聲太好，安可不斷，我一首接一首，時間就這麼匆匆溜走了。」

「怎麼不接電話？」

「啊……原來那通插撥是你打的？那時候我正在跟朋友講電話，講完就沒電了。」

潘若安沒有騙他，當時她正跟杜暮斯報平安。

提到杜暮斯，她又想到早上的不愉快，咧著嘴角，指了指手上的畫稿，也不等他質問了，她自己先說：「我今天手感很好，抓到一些靈感，已經著手畫草圖，所以下午就沒過去找你，等我整理好再一併討論。」

「……嗯。」

「那我先去洗澡了。」她一個大步轉身。

「潘若安。」

「……還有事？」小畫家才急走兩步又被叫住。

「我猜，妳應該不是在躲我？」

「哈哈，怎麼會。」潘若安大笑掩飾心虛，走過來往「老朋友」的手臂就是一拍，「程睿語，你還有什麼事？我聽你講。」

「我先跟妳說，既然接了工作，希望妳公私分明，不要把個人情緒帶進來。」

「知道。」

潘若安垂著長長的眼睫毛聽程大老闆訓話，默默數著他白色襯衫上的釦子，給他一次念完的機會，放她上樓去洗澡。

「妳住在我這裡，如果發生事情，我很難對潘爸、潘媽交代，奶奶也會怪我沒把妳照顧好，以後跟朋友出去要說一聲，也不要玩到太晚。」

「我會注意。」

「交朋友不是壞事，但是人心難測，妳一個女孩輕易就跟認識不久的人走，難免有風險，不要有下一次。」

「……您說得是。」小畫家不知道程大老闆腦袋裡在想什麼，她想到晚上那一家老少都是杜暮斯的朋友，就不想再牽扯出來。

「妳不敢看我？」

「哈哈，怎麼會……」被程大老闆挑釁了，潘若安仰起她爽朗如驕陽的笑臉和他卯上了。

程大老闆高冷的一張臉慢慢壓下來，那挑剔的眼神正在她臉上搜尋蛛絲馬跡，朝她靠得愈來愈近，找得愈來愈仔細。

潘若安很心虛，心虛到她不敢把眼睛眨一下，就是要證明，她也是可以做到前塵往事如雲煙——都已經過去了，她是個瀟灑不留一片痕跡的女人，可以和舊情人共事沒有問題；就算要接吻她也是很 OK——

熟悉的熱息噴在臉上，整個腦袋被打得一片混亂，還來不及收拾這片混亂，她突然呼吸一窒，嘴裡一下子塞滿了……

他的氣息，他的味道，他的魅力。

一瞬間，程睿語充滿她整個世界，把她的世界變成萬花筒不停旋轉，就像過去一樣吞噬她、挑弄她、攪亂她。

全都一樣，沒有改變……她又一次分不清東南西北，跟著他團團轉。

「去洗澡吧。」

嘶啞的嗓音伴著一股熱息掠過耳門，修長好看的手指從後頸游移開，他如春風走過，從客廳離開。

她卻有如被颶風掃過，心臟跳到沒力。

不知道經過多久，潘若安眨了眨眼睛，等到直衝腦門的滾燙慢慢冷卻下來，她還不敢相信……她剛才是被吻了？

被義正詞嚴的訓斥了一頓，叫她接了工作就要公私分明的……那張嘴巴吻了？
潘若安旋即衝上樓，衝到樓梯口，她突然又慢下來。
想了想，又不太確定……
不會是她自己貼上去吧？

潘若安洗完澡，經過程睿語的房門，手抬起來又放下，左右徘徊繞了一個圈，腦袋還在繞圈圈，最後還是沒有敲門。

可憐，又是一夜翻來覆去。

終於等到天亮了……

來到廚房，窗口晨光灑落一層金粉在那個好看的男人身上，亮得人睜不開眼。

「早。」

潘若安停了一下腳步，這個昨晚和她接吻的男人，一早像完全忘了那回事，仍像往日那般打招呼，低頭還是看雜誌。

「早……」潘若安怔了怔，於是她也拉開椅子，拉開笑容，一副很餓的模樣吃得津津有味……天知道她食不知味，都不知道自己塞了什麼。

一整個晚上雲裡霧裡飄，好不容易等到天明，看到了他。

……我說，程睿語，你一臉的神清氣爽，你睡得很好吧？

……你看看我這張缺水缺光的臉，你都沒有罪惡感？

……你這個攪亂一池春水的男人，準備什麼時候跟我解釋昨晚的行為？

……你說，你到底是什麼意思？

看著對面那個不當她一回事的男人，那個程大老闆的壓人氣場，潘若安愈看愈來氣，終於壓不住滿腹火氣，一個拍桌——

「程睿語！昨天晚上你——」

程睿語拿起咖啡，抿了一口，深眸朝她看過來，深深的一個勾魂眼——那是傾城的一個回眸，是天地間的永恆，是她願意用生命去換取的一瞬。

「……你有沒有聽到貓叫聲，在外面喵了一整夜？」潘若安魂被他勾了，膽也被他吸了，軟聲軟調、好聲好氣，很沒原則的低聲下氣。

「有嗎？」程睿語投來一瞥，拿了一塊麵包。

「你沒聽到？那隻貓一直在發情，整夜叫不停，吵得我都不能睡，你瞧我黑眼圈都跑出來了。」潘若安指著自己那張臉湊近給他看。

「妳怎麼知道那隻貓在發情？」程睿語不信。

「一聽就知道你沒養過貓，以前我家隔壁養了三隻小貓，春天是貓咪的發情期，就是那種叫聲。」潘若安很老經驗的說。

「哪種叫聲？」這個漫不經心的搭話默默藏著骨子裡的劣根性。

「就是喵……喵……喵……」

潘若安聲音很軟，其實不用怎麼特別學就很像了，她才「喵」了幾聲就發現不對

勁了……她在幹麼？

這個禍害，害她一整夜沒睡好，一早又糊弄她，她幹麼這麼討好他。

潘若安沒注意到程睿語面色微紅，看他忽然丟下麵包，匆匆站起來走掉時，她只是傻住，深深覺得自己又被耍了一次，氣得想翻桌。

Crescent Family